

緊要申明
啟者於九月二十一號立臨時合同至據一百元期票一張由楊占云云林本松手收在限期九月底無息交兌現因對楊占云同林本松雙方手續不清此票應即停止兌現俟手漸清方能照交還各若不明真象特此聲明併在官廳立案若接有此項票據請退還原人以免受累

看完了戲吃點心

(大可樓)

桂花香。天氣涼。約同伴。到戲場。看完戲。吃月餅。月餅何處好。大可樓。味道長。皮子薄。心子飽。你說他家好不好。好。好。好。

啓智女學生招生

社長期習招報名處 祠堂街南華書局商務印書館華書局四道街六十號

七號心安舍本社辦事處

會鑄成包

醫婦女疝病保險什財各貨

生大科甲港

悽然曰，吾與任君前時之婚約，本非由愛情締結，且訂約時同在雲齡，既未謀面，又安有愛情，即吾之不嫁，以待任君，亦非由愛情起。特以吾長兄之還婚約，當時爲這般時勢實於義理均未協，任君前與吾同母兄于年一函，又言伊之不娶實緣革命欲爲一事以了餘生此時與言婚事，直等於與死囚言生趣等語，是任君以因國事而欲捐身命，復因

附送各料，代人選購方

謎底揭曉

前天本報登載一個隨謎一生的過程，現在揭曉如下：

(一)手…… (養了一個兒子)

(二)好…… (兒子之外)

(三)手…… (那千金了)

(四)好…… (但那兒婦進門)

(五)好子…… (結婚以後)

(六)好好…… (又添了一個)

(七)好子…… (千金長大)

(八)好好…… (那兒子)

(九)好好…… (結婚以後)

[illegible]

不稱奇云，

乃足暗藏着人們

又添了一位千金

大以機，射幽絲

却又娶了一房媳

又養了個兒子

也千金

嫁丁家了

則又娶了一兒

(粉介)孤大將軍武平侯曹，昨日在青鎖門外盤桓蓋承，他道射獵之事主上全未顧及，只賜以錦袍玉帶，是孤放必不准，看可看盤了又盤，非過疑也，試想馬前受賞，天子不敢賜犀，衆官莫不失色國威泄宮，孤又焉能不放，前有水淹下邳，奏以周朝，孤將徐州對備帶回許都，名為保舉，睡是極留，此爲用成離山之計，不喜挑圓昆仲陳陶子孤，聽來驕傲，但是面雖如此，不知其

山西珍聞

本報太原快訊：省近來珍禽迭出，有爲太外體所發生者，有爲太原市所發生者。其自所見，確屬實事。茲錄三事如次：

鐵樹開花 太原府公共國書館植物園中向植有鐵樹數株，均口餘年從未開花，近突有二株，自莖間生枝，開花紅白紫黃，異常鮮艷，往觀者絡繹不絕。

又添了孫女。而死。而那大田開事。只娶了位無嫌。死了，只剩一個。母又不幸隨之。祇剩小夫婦倆。相處數年。不久夫人亦逝。存之男子，旋亦公孫三代同歸於。言善拍馬屁，好終日不傷，每得便怡然自樂，性客財不能常持，

又添了孫女。而死。而那大田開事。只娶了位無嫌。死了，只剩一個。母又不幸隨之。祇剩小夫婦倆。相處數年。不久夫人亦逝。存之男子，旋亦公孫三代同歸於。言善拍馬屁，好終日不傷，每得便怡然自樂，性客財不能常持，

飲，怎麼許久未會到來，相府少待。(張詩)當今皇叔名望大(許詩)無怪曹公請得忙。(介)曹丞相到使君到。(粉介)怎麼請得久。(張許介)他在挖動挑水。(粉介)此田舍郎也，請張介請上劉詩)未必天降，能知道去未來。(劉介)劉備見過明公(粉介)你瞞着孤幹的解大事(劉介)這(粉介)這甚麼(劉介)這(張詩)風開設酒梅亭上。(劉詩)猶無這客(粉介)一把手拉到了後花園中(同上劉介)公說備幹的甚麼大事。(粉介)你自己幹的事，你還不明白嗎。(劉介)耳聞目見，承相要察清楚。未完

以詳細的情形，出類難止於皇帝和皇后舉行婚禮時，結婚適用，皇帝納妃時，則不舉行此禮節，行禮完畢後，隨就各歸各宮。當時的分派是薄儀自住養性殿，正宮皇后住儲秀宮，偏宮淑妃住常春宮，住所數分配，女士即隨正

果花重放。果樹，歷來每年開花結果一春。省城為務局內廣植有果樹。現值秋分，竟二度開花。且皆結小果實，花樣鮮艷。果實累累，見之者亦無不訝為奇事。

爬出大馬。東門外，有破棚舊瓦，一孔外，上月下旬，有農夫四五人，至該處附近翻田，突由窖內爬出大蛇一條，長可四五尺，粗一二尺，各農夫驚見，咸驚惶奔逃，中有農夫一，手持農具，將蛇之巨尾其高舉，有未將下已中蠟毒倒地而死，這村鄉聞訊往救，蠟已不見。

宮婦入儲秀宮裏。儲秀宮為五層殿，常春宮則為二層殿，英后即宮後，當時就把十二個宮女分為兩班，輪流伺候。每班各六人，一班用字末字用了「二」字，一班名字末字用了「三」字。女士當時在宮中的名字就是「姚雲」。

包廂四千六

智育影院

小舞台

陳煥

諸君之

第十回
劫囚車永壽脫險
探盜跡蕭方放駕

說了一番。永壽躊躇道：「施捨僧人銀兩，這事到不關緊要。不過他才殺了大公子，就要來施僧，天下那有如此蹊巧的事。」此中該不有詐罷？歐錫朋急矢的說道：「這事確實得很，并且徐大人，現在對我異常信任，另眼超拔，連陞三級，據我的意思，米府既已倒台，你又何必過於悲心，橫順都是吃朕。」

頭呀呀執轡。卽連鳴鼓擊金。傳齊衆僧。大殿領實。徐公道。本使已派巡捕官。先忙賞銀送來。你收到好多數目。永壽躬身答道。已經收到。共是三百兩。言明時人發給一兩。這時。歐陽明。站在側邊。聽見徐公問話。只急得面紅耳赤。四

郭王筭，粵之鳳城人，家巨富，性好漁色，以手叩門，一女傭出應，見二人軍官具告。

之不少疑案者若已覺，望而知爲高級軍官，倭亦數以秋波報之，翌日跟馬弁四人，均手持短早飯後復往，候於門銃，登樓見女與郭對飲外，俄與案者共至，大怒，吼呼雷，命郭持飯購券後，然雖就衛士將之捆綁，親執手

情。將之赦宥，正擾攘，不語，鄧

2

咄護衛，把衣帽與他脫了，暫押候訊。此時永靈，向莫明其妙，見他兄弟，跪地叩頭時，這才微微抬頭一看，徐大人的

不該絕。這時恰逢着龍膠，領着一般亡命，前來約他，一同到長興縣監獄劫牢。打救諸人性命。他目前大漏網，便亡命在外，一心想報此仇。後來探聽得亡盜往長興縣監獄，於是就往各處，去邀集黨羽，及綠林強盜。不到數天，聚集起有

去劫人，只要把綁索割斷，再遞件兵器給他，立時就會脫股。這豈不是容易嗎？大衆連聲贊成，就聽他的分派，照諸行事。這裏徐公盼咐武云：『定押着衆人前進。』蕭方爭育，并二十名衛隊押着永壽，隨後面。鄧子云李義，趙雄王杰，同衛隊保護着騷子，對面向長興行來。正行之間，

時，已駭極欲死，全聞此語，方得決之。因歸，翌日，令人負之，而

以自新之，生之德，必自過遷善，

每聞江不在，即與談幽會，二人巧於彌縫，江仍如墮五里霧中也。婦自改適江樓，不及一年，竟喜啖酸，夢固有兆，江喜不自勝，以為其妻和子返省城，卒不

侯弁兵等）喜極欲狂，翌年乃舉婦一嗣春盡鑑諸

